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處有機謀 報恩施沿街誇顯耀

當下陳伯琦道：「那邊那一班人，一定是北洋來的。前一回放了幾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帶遊歷，恰好是這幾天回到上海，想來一定是他們。他們雖然不識字，還是水師學堂出身，又在兵船上練習過，然後挨次推升的，所以一切風濤沙線，還是內行。至於一旦海疆有事，見仗起來是怎麼樣，那是要見了事才知道的了。至於南洋這邊的兵船，那希奇古怪的笑話，也不知鬧了多少。去年在旅順南北洋會操，指定一個荒島作為敵船，統領發下號令，放舢舨，搶敵船，於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，到那島上去。及至查點時，南洋各兵，沒有一個帶乾糧的。操演本來就是預備做實事的規模，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，豈不是糟糕了麼！操了一趟，鬧的笑話也不知幾次。這些且不要說他，單說那當管帶的。有一位管帶，也不知他是個甚麼出身，莫說風濤沙線一些不懂，只怕連東南西北他還沒有分得清楚呢。恰好遇了一位兩江總督，最是以察察為明的，聽見人說這管帶不懂駕駛，便要親身去考察。然而這位先生，向來最是容易蒙蔽的。他從前在廣東時候，竭力提倡蠶桑，一個月裡頭，便動了十多回公事，催著興辦，動支的公款，也不知多少。若要問到究竟，那一個是實力奉行的，徒然添了一個題目，叫他們弄錢。過了半年光景，他忽然有事要到肇慶去巡閱，他便說出來要順便踏勘桑田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嚇得那些承辦蠶桑的鄉紳，屎屁直流！這回是他老先生親身查勘的，如何可以設法蒙蔽呢？內中卻出來了一個人，出了一個好主意，只要三萬銀子，包辦這件事。眾人便集齊了這筆款，求他去辦。他得了這筆款，便趕到西南（三水縣鄉名）上游兩岸的荒田上，連夜叫人紮了籬笆，自西南上游，經過蘆包以上，兩岸三四百里路，都做起來。又在籬笆外面，塗了一塊白灰，寫了『桑園』兩個字，每隔一里半里，便做一處。不消兩天，就做好了。到得他老先生動身那天，他又用了點小費，打點了衙門裡的人役，把他耽擱到黃昏時候，方才動身。恰好是夜月色甚好，他老先生高興，便叫小火輪連夜開船，走到西南以上，只見兩岸全是桑園，便歡喜得手舞足蹈起來。你說這麼一個混沌的人，他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帶，還不是一樣被他瞞過麼。」

我道：「他若要親身到了船上看他駕駛，又將奈何！」伯琦道：「便親看了又怎麼。我還想起他一個笑話呢。他到了兩江任上，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個稟帖，去告一個釐局委員。他接了稟帖，便大發雷霆。恰好藩臺來稟見，他便立刻傳見，拿了稟帖當面給藩臺看了，交代即日馬上立刻把那委員撤了差，調到省裡來察看。藩臺奉了憲諭，如何敢怠慢，回到衙門，便即刻備了公事，把那委員撤了。撤了之後，自然要另委一個人去接差的了。這個新奉委的委員接了札子之後，謝過藩臺，便連忙到制臺衙門去稟知、稟謝。他老先生看見了手本，便立刻傳見。見面之後，人家還在那裡行禮叩頭謝委，未曾起來，他便拍手跳腳的大罵，說你在某處釐局，怎樣營私舞弊，怎樣被人告發，怎樣辜負憲恩，怎樣病商病民，『我昨天已經交代藩司撤你的差，你今天還有甚麼臉面來見我！』從人家拜跪時罵起，直罵到人家起來，還不住口。等人家起來了，站在那裡聽他罵。他罵完了，又說：『你還站在這裡做甚麼！好糊塗的東西，還不給我滾出去！』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時才回說：『卑職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，今天特來叩謝大帥的。』他聽了這話，才呆了半天，嘴裡不住的荷荷荷亂叫，然後讓坐。你想這種糊塗蟲，叫他到船上去考驗管帶，那還不容易混過去麼。然而他那回卻考察得凶，這管帶也對付得巧。他在南京要到鎮江、蘇州這邊閱操，便先打電報到上海來調了那兵船去，他坐了兵船到鎮江。船上本來備有上好辦差的官艙，他不要坐，偏要坐到舵房裡，要看管帶把舵。那管帶是預先得了信的，先就預備好了，所以在南京開行，一直把他送到鎮江，非常安穩。騙得他呵呵大笑，握著管帶的手說道：『我若是誤信人言，便要委屈了你。』從此倒格外看重了這管帶。你說奇不奇！」我道：「既然被他瞞過了，從此成了知遇，那倒不奇。只是他向來不懂駕駛的，忽然能在江面把舵，是用的甚麼法子？這倒有點奇呢！」繼之道：「我也急於要問這個。」伯琦道：「兵船上的規矩，成天派一個兵背著一桿槍，在船頭瞭望的，每四點鐘一班；這個兵滿了四點鐘，又換上一個兵來，不問晝夜風雨，行駛停泊，總是一樣的。這位管帶自己雖不懂駕駛，那大副、二副等卻是不能不懂的。他得了信，知道制臺要來考察，他便出了一個好主意，預先約了大副，等制臺叫他把舵時，那大副便扮了那個兵，站在船頭上；舵房是正對船頭的，應該向左扳舵時，那大副便走向左邊；應該向右扳舵時，那大副便向右邊走；暫時不用扳動時，那大副就站在當中。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鎮江，自然無事了。」眾人聽說，都贊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莫說由南京到鎮江，只怕走一趟海也瞞過了。」伯琦道：「所以他才從此得了意，不到一年，便做了南洋水師統領啊。」

我道：「照這樣蒙蔽，自然任誰都被蒙蔽住了。」伯琦道：「不然，那位制軍是格外與人不同的。就是那回閱操，閱到一個甚麼軍，這甚麼軍是不歸標的，另外立了名目，委了一個候補道去練起洋操來，說是練了這一軍，中國就可以自強的。他閱到這甚麼軍時，那一位候補道要賣弄他的精神，請了許多外國人來陪制臺看操；看過了操，就便在演武廳吃午飯，辦的是西菜。誰知那位制軍不善用刀叉，在席上對了別人發了一個小議論，說是西菜吃味很好，不過就是用刀叉不雅觀。這句話被那位候補道聽見了，到了晚上，便請制臺吃飯，仍然辦的是西菜，仍用的是西式盤子，卻將一切牛排、雞排是整的都切碎了，席上不放刀叉，只擺著筷子。那制臺見了，倒也以為別緻。他便說道：『凡善學者當取其長，棄其所短。職道向來都很重西法，然而他那不合於我們中國所用的，未嘗不有所棄取。就如吃東西用刀叉，他們是從小用慣了的，不覺得怎樣；叫我們中國人用起來，未免總有點不便當。所以職道向來吃西菜，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。』只這麼一番說話，就博得那制軍和他開了一個明保，那八個字的考語，非常之貼切，是『兼通中外，動合機宜。』」繼之笑道：「為了那一頓西菜出的考語，自然是確不移的了。」說的大家一笑。大眾一面談天，一面吃喝，看著菜也上得差不多了，於是再喝過幾懷，隨意吃點飯就散了座。

賽玉忽向繼之問道：「你們明天可看大出喪（凡富家之喪，於出殯時多方鋪排，賣弄闊綽者，滬諺謂之大出喪）？」繼之道：「我不知道。是誰家大出喪？」賽玉道：「咦！哪個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，明天大出喪，你怎麼不知道！」金子安道：「好好的你為甚麼帶了我姓說起來？」賽玉笑道：「他是姓金的，我總不好說他姓銀的。」我道：「大不了一個姨太太罷了，怎麼便大出喪起來？」金子安道：「這件事提起來，你要如遇故人的。然而說起來話長，我們回去再談罷。」伯琦、理堂也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都散了罷。」於是一同出門，分路各回。我回到號裡，就問子安為甚麼說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。金子安道：「你忘了麼？我看見你從前的筆記，記著那年到漢口去，遇了甚麼督辦夫人吃醋，帶了一個金姨太太從上海趕到漢口，難道你忘了麼？」我道：「這件事，一碰好幾年了，難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麼？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，一個姨太太死了，怎肯容他大鋪排？」金子安道：「你不知知道這位姨太太的來歷，自然那麼說。須知他非但入門在這位繼配夫人之前，並且他曾有大恩德於這位督辦的。這位督辦本來是個宦家公子出身。他老太爺做過一任撫臺才告老回家。這督辦二十多歲時，便捐了個佐雜，在外面當差。老人家是現任的大員，自然有人照應，等到他老太爺告老時，他已經連捐帶保的弄到一個道臺了，只差沒有引見。因為老子回家享福了，他也就回家鬼混。不知怎樣，弄得失愛於父，就跑到上海來，花天酒地的亂鬧。那時候那金姨太太還在妓院裡做生意呢，他兩個就認識了。後來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個綢莊的東家，姓蒯的，局面雖大，年紀可也不小了。況且又是一個鴉片煙鬼，一年到頭，都是起居無節，飲食失時的。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，況且又是出身妓院的，如何合他過得日子來，便不免與舊日情人，暗通來往。這位督辦，那時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閒，無所事事，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閒事。不知他兩人怎樣商通了，等到六月裡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帶了合家人等到普陀燒香的。本來那位姨太太也要跟著去的，他偏有計謀，悄悄地向那鴉片鬼說，腹中震動，似是有喜。有了這個喜信，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，便說既是有喜，恐妨動了胎，就不要去了，留下他看家罷。這麼一來，正中了他的下懷，等各人走過之後，他才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許多金珠物件，和那位督辦大人坐了輪船，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。從天津進京，他兩個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，這是我們旁人不得而知的。單知道那督辦答應過他，以後如果得意，一定以嫡禮相待。」我道：「這又怎麼能知道的呢？」金子安道：「你且莫問，聽我說下去，自然有交代啊。他兩個到京之後，就仗著蒯家帶出來的金珠，各處去打點。天下事自然

錢可通神，況且那督辦又是前任二品大員之子，寅誼、世誼總還多。被他打通了路子，拜了兩個闊老師，引見下來，就得了一個記名簡放。他有了這個引子，就格外的打點，格外的應酬，不到半年便放了海關道，堂哉皇哉的帶了家眷，出京赴任。到了地頭，自然有人辦差，打好了公館。新道臺擇了接印日期，頒了紅諭出去，到了良時吉日，便具了朝衣朝冠，到衙門接印。再過幾天，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門，這邊便打發轎子去接姨太太入衙。誰知去接一次不來，兩次不來。新道臺莫名其妙，只得親身到公館裡，問是甚麼事。

「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發一言，任憑這邊賠盡小心，那邊只是不理不睬。急得新道臺沒法，再三的柔聲下氣去問。姨太太惱過了半天，方才冷笑道：『好個嫡禮相待！不知我進衙門該用甚麼禮，就這麼一乘轎子就要擡了去！我以為就是個丫頭，老遠的跟了大人到任，也應該消受得起的了，卻原來是大人待嫡之禮！』新道臺聽了，連忙說道：『該死，該死！這是我的不是。』又回頭罵伺候的家人道：『你這班奴才，為甚麼辦差辦得那麼糊塗！又不上來請示！一班王八都是飯桶！還不過來認罪！』在那裡伺候的家人有十來個，便一字兒排列在廊簷底下，行了個一跪三叩禮，起來又請了一個安。這一來，才得姨太太露齒一笑道：『沒臉面的，自己做錯了事，卻壓著奴才們代你賠禮。』新道臺得了這一笑，如奉恩詔一般，馬上吩咐備了執事及綠呢大轎，姨太太穿了披風紅裙，到衙門去了。自從那回事出了之後，他那些家人傳說出來，人家才知道他嫡禮相待之誓。」我道：「這等相待，不怕僭越了麼？」子安道：「豈但如此，他在衙門裡，一向都是穿的紅裙。後來那督辦的正室夫人也到了，倘使仍然如此，未免嫡庶不分；然而叫他不穿，他又不肯。後來想了一個變通辦法，姨太太穿的裙，仍然用大紅裙門，兩旁打百褶的，用了青黃綠白各種豔色相間，叫做『月華裙』；還要滿鑲裙花，以掩那種雜色。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華裙，就是他起的頭了。後來正室死了，在那督辦的意思，是不再娶的了，只把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，作為聊報涓埃；倒是他老太爺一定不肯，所以才續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。那一位雖然醋心重，然而見了金姨太太，倒也讓他三分，這也是他飲水思源的意思。此刻他死了，他更樂得做人情了，還爭甚麼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位先生不料鬧過這種笑話。」子安道：「他在北邊開的笑話多呢。」我道：「我最歡喜聽笑話，何妨再告訴點給我聽呢。」子安道：「算了罷，他的事情要盡著說，只怕三天三夜都說不盡呢。時候不早了，要說，等明天空了再說罷。」當下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我想甚麼大出喪，向來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過，倒要去看看是甚麼情形，便約定繼之，要吃了早飯一同出去看看。繼之道：「知他走那條路，到那裡去碰他呢？」子安道：「不消問得，大馬路、四馬路是一定要走的。」於是我和繼之吃過早飯，便步行出去，走到大馬路，自西而東，慢慢的行去。一路走過，看見幾處設路祭的，甚麼油漆字號的，木匠作頭的，煤行裡的，洋貨字號裡的，各人分著幫，擺設了豬羊祭筵，衣冠濟濟的在那裡伺候。走到石路口，便遠遠的望見從東面來了。我和繼之便站定了。此時路旁看的，幾於萬人空巷，大馬路雖寬，卻也幾乎有人滿之患。只見當先是兩個紙糊的開路神，幾幾乎高與簷齊。接著就是一對五彩龍鳳燈籠。以後接二連三的旗鑼扇傘，衙牌職事，那衙牌是甚麼布政使司布政使，甚麼海關道，甚麼大臣，甚麼侍郎，弄得人目迷五色。以後還有甚麼頂馬、素頂馬、細樂、和尚、師姑、道士、萬民傘、逍遙傘、銘旌亭、祭亭、香亭、喜神亭、功布、亞牌、馬執事，等類，也記不盡許多。還有一隊西樂。魂轎前面，居然用奉天誥命、誥封恭人、晉封夫人、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衙牌。魂轎過後，便是棺材，用了大紅緞子平金的大棺罩，開了六十四擡。棺材之後，素衣冠送的，不計其數，內著轎子，足有四五百乘。過了半天，方才過完，還要等兩旁看熱鬧的人散了，我們方才走得動。和繼之繞行到四馬路去，誰知四馬路預備路祭的人家更多，甚麼公司的，甚麼局的，甚麼棧的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我和繼之要找一家茶館去歇歇腳，誰知從第一樓（當時四馬路最東之茶館）起，至三萬昌（四馬路最西之茶館）止，沒有一家不是擠滿了人的，都是為看大出喪而來。我兩個沒法，只得順著腳打算走回去。誰知走到轉角去處，又遇見了他來了。我不覺笑道：「犯了法的，有遊街示眾之務。不料這位姨太太死了，也給人家擡了棺材去遊街。」

正是：任爾鋪張誇伐閱，有人指點笑遊街。未知以後還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